台湾图书馆藏《宋人近体分韵诗抄》稿本考述

——兼论明代宋诗选本中的“以唐存宋”风气

仲　皓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朱笔批校底稿本《宋人近体分韵诗抄》为目前存世的五种明代宋诗选本之一，庋藏于台湾省图书馆，一直以来鲜获关注。是书选宋人 35 家，诗 543 首，所选以苏轼、陆游为多，数已过半。经考订，该书编者为明末清初诗人卢世潅，成书于崇祯十四年到顺治十年之间。《宋人近体分韵诗抄》未脱“以唐存宋”的时代风气，选诗推重苏轼、陆游，偏向写景、闲居等题材，审美切近中晚唐诗风。底稿本的形态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卢世潅编选时的痕迹，尤其是书中所载的 270 余条陆游诗注，填补了清代以前传世陆游诗注的空白。书中的圈点、注释、旁批、以诗代评、改句等体例亦展现了明末清初文人对宋诗的审美态度和学习方式。

关键词：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宋诗选本；“以唐存宋”；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3-0080-12

收稿日期：2025-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ZW011）：清代宋诗选本辑评。

作者简介：仲　皓（1996-），女，辽宁营口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3.009

有明一代是宋诗传播与接受的低潮时期。明初诗坛绍继元末崇唐抑宋之风，弘治、嘉靖年间，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士人力倡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以致“宋人集覆瓿糊壁，弃之若不克尽”[①]，难以蒐购。选本既能网罗放佚，对文献起到辑存作用，又能删汰繁芜，传达选家的批评观念，是探求明代宋诗接受的重要窗口。据今人稽考，明代宋诗选本共十五种，其中十种已散佚，今可见者有符观《宋诗正体》、李蓘《宋艺圃集》、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选》、曹学佺《石仓宋诗选》、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五种。[②] 前四种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唯有《宋人近体分韵诗抄》（以下简称《诗抄》）因稿本形态未经整理，仅有叙录。[③] 此书的编选时间、文献价值、选家旨趣尚有研究空间。同时，此书编者卢世潅作为明清之际山左地区的文坛魁首，其生平行实和诗学观念鲜获关注，故对此书及其编者卢世潅加以考论。

一、《宋人近体分韵诗抄》的编者考订及递藏情况

《宋人近体分韵诗抄》不分卷，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单栏，版心大黑口，双黑鱼尾。未见题署、序言，亦不记页次。书中钤盖“西圃藏书”白文方印、“小山姜”朱白文方印、“晴窗一日几回看”朱文长方印、“读古人书”朱文长方印。该书按韵编次，七律少下平九韵，七绝少上平十三韵，五言诗全无，应为残本。现可见者选宋人 35 家，诗 543 首，兼录袁宏道诗 4 首，白居易诗 1 首，共计 548 首。所录各诗，有夹注、眉批、

①[清]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选：《宋诗抄》，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 页。

②申屠青松：《明代宋诗选本论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第 77 页。

③见《“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台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集部第 4 册，第 61-62 页；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2100 页；申屠青松：《明代宋诗选本略论》，《南京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谢海林：《清代宋诗选本研究》附录一《清代宋诗选本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341-342 页。《宋人近体分韵诗抄》成书于易代之际，前辈学者或记为明代选本，或记为清代选本，莫衷一是。根据该书编者卢世潅的生平行实来看，卢世潅受清廷征召不赴，入清后闭门卜居，且主要创作时期在明代，应以明人视之。故本文将《宋人近体分韵诗抄》界定为明代宋诗选本。

朱墨圈点，弥望皆是。诗下多有小字旁批“二句改入”等字样标示选家窜易字句。该书现藏于台湾省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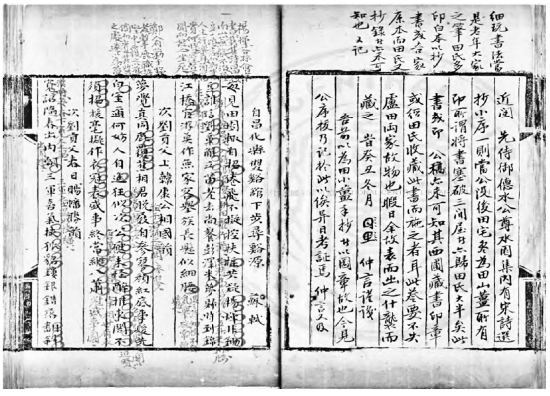
既无题署和序言，《诗抄》的编者从何判断？台湾省图书馆特藏组清点馆藏时，著录该书编者为卢世滩，但未写明考订过程。卢世滩是否为本书编者，有必要加以考证，故首先对卢世滩的生平著述予以介绍。

卢世滩，字德水，别号紫房，晚号南村病叟，山东德州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生。天启五年（1625），卢世滩进士及第，授户部主事，崇祯十二年（1639）以监察御史一职赞漕运，崇祯十四年职事完成，他上疏奏请回乡养病。明末结社之风盛行，卢世滩在当地多个文社中有重要地位，曾与复社领袖张溥共同裁定河北故城席社主盟，在山左文坛颇具影响力，并与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往来密切。明清易鼎后，清廷以原职监察御史征诣卢世滩到京，他以疾不赴，此后便闭门谢客，终日醉心诗书，饮酒自放，清顺治十年（1653）去世。其遗稿经友人汇辑成《尊水园集略》十四卷，于顺治十年（1653）、顺治十七年（1660）刊刻。

卢世滩热衷藏书、抄书，自云“生而有书癖，见古集善本必斋戒以将之，危坐以进之，鼓歌以舞之，流略摩挲不啻彝鼎”[①]。他一生刻书二十五种，抄书近百种。卢世滩在抄书时并非随意抄写，而是有意识地选择抄录对象，使用精良的底本，抄录之后会仔细编排，详加审定，编成一帙。抄书的过程其实就是编纂选本的过程。最为他带来名望的是他编选的《杜诗胥钞》，选杜诗八百八十余首，又在此基础上撰写《读杜私言》，摭选具体篇目评点杜诗。钱谦益在其启发下作《读杜诗寄卢小笺》，是为《钱注杜诗》的雏形。“卢”即指卢世滩，在书名中标举说明了钱氏对卢世滩注杜成果的认可。杜诗选本外，卢世滩还编选了《唐律清谣》《放翁绝句》《明诗近体》等，惜大多散佚，徒有抄书、刻书小序留存。

最早认定《诗抄》编者为卢世滩的是其后嗣卢中伦[②]，他在书中写下跋语六则，记录了发现此书和甄别选家的过程。前三则云：

> 近阅先侍御德水公《尊水园集》，内有《宋诗选抄》小序一则。当公没后，田宅尽为田山姜所有，即所谓“将书塞破三间屋”者，亦归田氏大半矣。此书或即公稿，亦未可知。其“西圃藏书”印章或径田氏收藏此书而施之者耳。此卷要不失卢、田两家故物也。暇日，余故表而出之，什袭而藏之。时癸丑（笔者按：1913 年）冬月，仲言谨识。
>
> 吾前以为田山姜手抄者，以图章故也。今见公序跋，乃记于此，以俟异日考证焉。仲言又及。
>
> 细玩书法，当是老年大家之笔。田氏多印白本以抄书，或吾家原本，而田氏又抄录者，亦未可知也。又记。[③]



《宋人近体分韵诗抄》书影（一）

①[明]卢世滩：《尊水园集略》卷八“毛子晋十三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5 册，第 284 页。

②卢中伦，字仲言，卢世滩后裔，生活于清末民初，生卒年失考，《德县志》载其最嗜读其先人卢世滩、卢见曾各集，以此为家学所在，又善金石、书画、数术。著有《春草堂诗》《红豆山房印谱》等书。见《德县志》卷十《耆英》，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第 14a、14b、15a 页。

③[明]卢世滩：《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尊水园原为卢世滩居所，卢世滩去世后，家宅连同藏书归田雯[①]所有。据跋语知，卢中伦发现《诗抄》后，通过田同之钤印知该书是卢、田两家旧藏，继而他读到卢世滩《宋诗选抄》小序，似与此书相合，再通过细赏书法，提出了两种可能：一是此书为卢世滩所抄；二是此书为卢氏原本，田雯依书抄录。

现存的卢世滩别集《尊水园集略》十四卷是经其朋友、后人编定，并非卢世滩作品全豹，仅为十分之四五。卢中伦所言《宋诗选抄小序》未见于十四卷本，无法将《诗抄》与书序进行比对。但是《诗抄》卷中附录的四首袁宏道诗，为卢中伦提供了新的论据。卢中伦有跋语云：

> 袁中郎乃明季人，与钟伯敬、谭友夏同时，曾序徐天池渭诗集行于世。先侍御公有抄徐渭诗，跋语极推袁、徐二先生，载尊水园诗文集中。公抄宋人诗，集中有序，此卷均系宋人，惟七绝之亦载入中郎，似是公选本也。中伦谨识。
>
> 先侍御德水公论钟袁最允，谓："讥钟袁者，其诗不必出钟袁上。或有耳食之流，并未见钟袁之诗，闻人毁谤钟袁而亦随声附和，及问其所以，则茫然莫对，斯可谓犬吠声者矣。"渔洋选宋元诗，有人讥之，公有句云"几人真见宋元诗"，与先侍御皆持正论，有功于诗教多矣。此选宋诗，载及明人，或当时附记卷末，非作定本也。公手订诸书，皆着朱墨，而朱圈极大，可对校也。壬戌（笔者按：1922年）冬月识于红豆山房。中伦谨记。
>
> 若田氏手抄，中郎决不得入选。此本必公选，后归田氏者。[②]

卢中伦指出，卢世滩批点诸书时好用朱墨大圈，与《诗抄》上弥望皆是的朱墨圈点相合。又提出书中附有袁宏道诗，必是选家对袁氏极其推崇。卢世滩恰恰对袁宏道、徐渭等人十分称许。他评价袁宏道曰："袁石公名满天下，要其实亦足以副之，非过情也。《锦帆》《解脱》等集，诗俱有可观者。"[③] 又云读徐渭诗文"津津不能已也，几欲尽罢诸家而独尊徐氏"[④]。而田雯早年尊崇李攀龙、谢榛等人，不喜袁氏訾毁后七子，必不会在书中选入袁诗。卢中伦由此总结："若田氏手抄，中郎决不得入选。此本必公选，后归田氏者。"

卢中伦的论证大体可以确定《诗抄》为卢世滩所选，同时，卢世滩集中还有更多材料可辅翼佐证：

第一，卢世滩的藏书资源与《诗抄》的文献需求相符。卢世滩晚年困于疾病，曾托友人孟幼舆代为置办书籍，有信函一封："每次烦仁兄置书……大约《史》《汉》诸书俱已有，兹所搜者全在宋人，而南渡以后人文尤奇。即元人有极佳者，如元遗山之类是也。南渡陆放翁刻行矣。此外如叶水心、陈简斋、周平园、陈止斋、谢皋羽诸公，如有遗集，皆当物色。即我朝如杨南峰、徐武功，定不寻常。此外如杂抄等项，亦助聪明。而黄山谷古本全集、《朱子语类》，皆真实有益之书也。其他仁兄自能以意斟酌，欲言不尽。"[⑤] 信中表明，卢世滩当时的阅读兴趣在宋代，希望购置的主要为黄庭坚、朱熹、陆游、叶适、陈傅良、周必大、谢翱等宋人的别集。再者，从《尊水园集略》保留的抄书小序可知，卢世滩曾抄录苏轼《东坡集》、黄庭坚《豫章集》、秦观《淮海集》、晁补之《鸡肋集》、陆游《剑南诗稿》、陈造《江湖长翁集》、陈亮《龙川集》、林景熙《林霁山集》等。以上各家，大多在《诗抄》选目之中。

第二，卢世滩有《与张子襄书》，其中写道："宋诗峭旧有气力，知言哉。谨以全集奉览。其间弟僭有窜易处，点金成铁，固所不免。要之，苦心为古人周旋，乐道人之善。窃比于我老彭，弟生平心事尽在此矣。"[⑥] 卢世滩在和朋友的信中评价宋诗"峭旧有气力"，欲把"全集"呈送给朋友。他又提到自己在集中"僭有窜易"，这和《诗抄》改换字句、题目的特点相一致。由此可以推测，卢世滩信中所说的"全集"就是《诗抄》。

第三，卢世滩曾抄录陆游诗。《尊水园集略》卷七有《陆放翁诗序》，云："余喜诵放翁诗，每欲抄成一编

---

①[清]田雯（1635—1704），字纶霞，自号山姜子，晚号蒙斋，清初诗人、藏书家，著有《古欢堂集》《长河志籍考》等。卢世滩去世后，家宅与藏书悉归田雯，见田雯：《移居尊水园祭卢南村先生并序》，《古欢堂集》卷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24册，第152页。

②[明]卢世滩：《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③[明]卢世滩：《尊水园集略》卷七"袁中郎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277页。

④[明]卢世滩：《尊水园集略》卷七"徐文长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281页。

⑤[明]卢世滩：《尊水园集略》卷十二《与孟幼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382页。

⑥[明]卢世滩：《尊水园集略》卷十二《与张子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376页。

而未果。会客潞河，公事已毕，卧病无憀，因从枕上开卷。顾行箧所携，乃正德中绍兴郡官刻，字迹多伪，诗又最少。喜其少易竟也，遂抄之，不数日而卒业。命胥录出，以为初本。家间尚有吴刻《剑南诗稿》，版精而诗富，倘不死，尚欲博选之为续本云。南村卢世潅记。”① 卷十二有《与程正夫》，亦云：“南宋有一人，曰陆放翁。真作家也。昨在潞河，抄得渠诗一册，谨呈览。”② 卢世潅在视漕期间暂住潞河驿，抄录正德中绍兴郡官刻本放翁诗，作为初本。因官刻本选篇较少，字多讹误，卢世潅打算利用家藏的吴刻本为底本，再次博选陆游诗。吴刻本，即毛晋所刻汲古阁本《剑南诗稿》。卢世潅曾赞该刻本“刻画如绣，心开目明，每及终卷必有跋语数行，考核精简，文彩风流”③。可知卢世潅既有广泛抄录陆游诗的打算，也有全本《剑南诗稿》为文献依托。《诗抄》中选陆游诗数量最多，很可能由卢世潅抄录的陆诗续本衍生而来。

第四，卢世潅选抄诗集多取近体，与《诗抄》所选体式相合。崇祯十四年返乡之后，卢世潅选抄了《万首唐人绝句》，又自编唐人五律选本《唐韵清谣》。《万首唐人绝句序》曰：“余喜吟唐人绝句诗，惜所见不广，止高漫士《品汇》及杨升庵数种、敖清江一种，余选数十首耳。最后乃得《万首》一编，恣其披阅，共得七册。即仍有可简汰者，姑存之，以备唐诗绝句一种大观。”④ 可知他将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精心拣择，抄出七册。《唐韵清谣》是他自选的消闲之作。书序曰：“病中随意读古人书，读十二家唐诗，读杜诗，读钱刘诗，读唐诗苑，因愁劳之。余不欲以拂逆语撄怀，单取一种娱悦容与之言以销暇日，又单取五言律一种，为其易竟而难忘也。小斋樽酒开卷，长吟聊复一乐。五柳先生云‘清谣结心曲’，余苦爱斯语，遂名兹编曰《唐韵清谣》。”⑤ 卢世潅读罢杜甫、钱起、刘长卿等人诗后，自觉悲从中来，故取轻快闲适的唐人五律编成一帙，以陶渊明诗句命名，标示旨趣。此后，卢世潅还编选王昌龄绝句，明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各一册。而其集中并无选抄古体诗的记录，足以见得他在诗体中更重近体。

综上，据书籍形态、后人跋语和选家的诗学观念、藏书资源、抄书习惯等可以判定卢世潅为《诗抄》的编选者。基于此，我们可以对《诗抄》的成书时间加以细化。

卢世潅入仕后，共请辞两次。第一次在崇祯二年（1629）归乡奉母，到崇祯十年（1637）服阕起复。其间他用力在杜诗，编著选本《杜诗胥抄》，编定个人诗集《杜亭近草》《杜亭移草》等。第二次请辞在崇祯十四年（1641）。返乡后，卢世潅杜门谢客，每日以阅书为事，他初次抄《剑南诗稿》也在此时。《诗抄》虽为残本，尚存诗三十五家、五百余首，编选非一日之功，需要充裕的时间和藏书资源。故断定《诗抄》的成书时间在卢世潅第二次请辞之后，为崇祯十四年到顺治十年之间。

自此，我们可以梳理出《诗抄》的递藏情况。该书由卢世潅编选，最初或名为《宋诗选抄》。卢世潅去世后，《诗抄》和卢氏藏书一起归田雯所有，后成为田同之的收藏。清末此书被卢中伦发现，经封氏之手，归安德布衣所有。安德布衣跋语云：“此分韵选平韵三十韵，实是五七言近体诗，不及古诗。卷中七律少下平九韵，七绝少上平十三韵，五言诗全无，盖残本也。余初得自封氏，只余三卷，乃合订之，虽系残书，犹以宝物视之也。”⑥ 安德布衣失考，应与卢世潅同为德州人士。南京图书馆藏卢世潅《杜诗胥抄》有清人封志毅跋，安德布衣所说的封氏，很可能为封志毅，封氏见载于《德县志》。可以推断，有清一代，《诗抄》仅被卢世潅同乡和后嗣递藏，流传范围并未超出德州境内，故不为世人所知，直至当代才脱离寂寂无闻的境地。

二、注陆、附诗、改句：《诗抄》的文献价值与文本窜易

从文献来看，除陆游诗抄自汲古阁本《剑南诗稿》外，《诗抄》中多数诗歌文本难以溯源。明人不重宋诗，以致宋集版本杂芜，传抄错漏频出，《诗抄》也难以规避这一问题。而书中多处选家自注的改句标记，

①[明]卢世潅：《尊水园集略》卷七“陆放翁诗”，《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270页。

②[明]卢世潅：《尊水园集略》卷十二《与程正夫》，《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384页。

③[明]卢世潅：《尊水园集略》卷八“毛子晋刻十三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284-285页。

④[明]卢世潅：《尊水园集略》卷七“万首唐人绝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266-267页。

⑤[明]卢世潅：《尊水园集略》卷七“唐韵清谣”，《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267页。

⑥[明]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更是增加了该书在文献校勘上的复杂程度。从另一个角度看，《诗抄》也是考察明人传抄宋诗的绝佳案例，底稿本兼容笺注、摘句、圈点、批语于一书，最大程度保留了选本编纂的原始痕迹，展现出丰富的文学批评形态。以下从文献层面，分别论述《诗抄》的价值和阙失。

（一）《诗抄》的文献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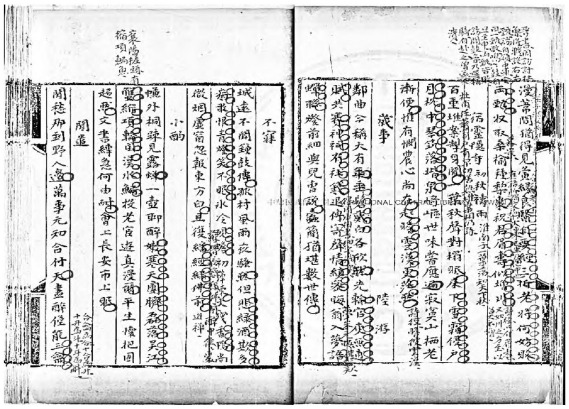
1.保存大量前人注陆游诗成果

《诗抄》在抄录诗作内容的同时，兼抄诗注。将《诗抄》所录苏轼诗注与四部丛刊本《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对比，可以发现注文内容不出后者，或基本一致，或加以裁剪，可以推断《诗抄》选苏诗文献来源为分类集注东坡诗版本系统，注文亦抄自前人。而《诗抄》所载陆游诗注又是另一种情况。

今人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全集之前，陆游诗没有全集注本，只有选注。宋代有史温《陆诗选注》十卷、《续集》一卷，闻仲和注《陆放翁剑南句图》，皆未传世。清人许美有《陆诗选注》，未刊行。日本铃木虎雄有《陆放翁诗解》六卷，据《唐宋诗醇》选诗注释。可以说存世陆游诗注少之又少。

《诗抄》中有大量陆游诗注，计270余条，虽无法确定是卢世潅本人所注，还是抄录前人注释成果，但实为清代以前陆游诗注的重要成果，对陆游接受研究大有助益。

书中注释兼顾训诂、掌故、名物，以《遣兴》（壮年一箭落双雕）为例，《诗抄》有注文4条。“壮年一箭落双雕”一句注曰：“高骈见双雕曰：‘我贵，当中之。’一发贯双雕，因号双雕侍郎。”“闷寻鹦鹉说无憀”注曰：“憀，同聊。”“乌丝阑上诗初就”注曰：“乌丝阑，纸名。越州姬以乌丝阑三尺授李生，生援笔成章。”“绿绮声中酒半消”注曰：“绿绮，琴名。”



《宋人近体分韵诗抄》书影（二）

《诗抄》也多引用前人诗句解释陆诗，如《和范待制秋兴》其一“马耳风”注曰：“李白诗‘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名姓已甘黄纸外”注曰：“乐天诗‘黄纸除书无我名。’”除诗文集外，《诗抄》注文还援引《仪礼》《左传》等经史文献和佛禅语录，来源广博。同时，《诗抄》注文力求简明清晰，常用典故一般用“某某事”概括，非习见典故拈出主干信息，剔除旁枝内容，诗文则仅标注作者和诗句，不另注诗题。

陆游主张“工夫深处却平夷”[①]，诗风并不艰涩。《诗抄》存陆游诗266首，注文270余条，虽不是逢诗有注，但从内容上看，算得上是全面而细致的注释。今人阅读《剑南诗稿》时，亦可与《诗抄》中的注文对读，辅翼理解。

2.以附诗揭示诗法

《诗抄》体例上的另一特色，是在选诗后用双行小字附列与原诗同韵且立意相近的诗作或摘句。这种情况全书查得17例。

以陆游《纵游深山随所遇记之》[②]为例。诗曰：“行穿荦确度硌砑，路跨清溪一木斜。历尽艰危到平地，

①[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册，第202页。

②《诗抄》中诗题改为《山游》。

坏垣欹屋两三家。”诗下附列徐玑《五里牌边》：“路绕山根石磴斜，小桥流水树交加。柴门半掩人稀到，五里牌边三四家。”[①] 两首诗均写溪山行旅，前两句写山石嶙峋，歧路难行，后两句写峰回路转，在人迹罕至处见到几户人家，不仅诗意相近，在用字上也相仿。又如陆游《秋夜》[②]：“庭院萧条夜气清，卧听宫漏下高城。旅怀生怕还乡梦，留取残灯伴雨声。”诗后附列梅尧臣《七月二十一夜闻韩玉汝宿城北马铺》：“暗树秋风摆叶鸣，桃枝竹簟冷逾清。孤灯淡淡短亭客，半夜萧萧闻雨声。”[③] 两诗同写羁旅行役，用听觉描写衬托夜晚的凄凉氛围，用“残灯”“雨声”意象引出客愁，主题与意象相近。

再如苏轼《佛日山荣长老方丈》[④] 其五：“日射回廊午枕明，水沉销尽碧烟横。山人睡觉无人见，只有飞蚊绕鬓鸣。”《诗抄》中后引范成大《睡觉》：“寻思断梦半懵腾，渐见天窗纸瓦明。宿鸟噪群穿竹去，严城犹自打残更。”[⑤] 两首诗前两句均写睡眼所见景物，后两句都采用以动写静的手法，用周遭的声音反衬房内清幽。

也有一些作品后不附列整诗，而是附列摘句的形式。如陆游《排闷》：“四十从军渭水边，功名无命气犹全。白头烂醉东吴市，自拔长刀割彘肩。”卢世潅选取袁宏道《送惟长先生归窆途中偶成》中“皓齿清晚乐朝暮”，“少日倔强老更颠”两句拼贴缀合，附列于后，与陆游诗中表现的年迈不减豪情相呼应。

可见，卢世潅用附诗的体例，聚合了同一韵目、同一主题下的两首诗，诗歌的主题、章法、句法体现出承变关系。如此不用评语，直接将诗作对比而观，即可揭示诗歌之间的关联。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所选作品对前人的继承、对后人的影响，因此，这种体例也可以被视为另类的“诗话”。

（二）《诗抄》的文本窜易问题

1.重收误收

苏轼《赠仲勉子文》又见于黄庭坚集中，题为《和高仲本喜相见》，《诗抄》录为苏轼作品。陆游名下误收苏轼《题潭州徐氏春晖亭》，重收《溯溪》《归云门》二首，应为缮写疏忽。

2.增删诗题

这类情况在《诗抄》中普遍出现，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节略诗题中的时间、地点、唱和对象、事件。如苏轼《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省作《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游卢山次韵章传道》，改作《游卢山》；陆游《鲁墟舟中作》省作《舟中作》；陈师道《敬酬智叔三赐之辱兼戏杨理曹》改作《酬智叔见戏》。节略事件者对诗作的阅读影响最大。如戴复古《去年访曾幼卿通判，携歌舞者同游凤山，仆有“歌舞不容人不醉，樽前方见董娇娆”之句。今岁到凤山，又辟西隅，筑堤种柳，新作数亭，且欲建藏书阁，后堂佳丽皆屏去之矣。仆嘉其志，又有数语，并录之》改作《访曾幼卿新居园亭》。原题介绍了诗歌创作背景，作者故地重游，见到曾幼卿从爱好歌舞变为一心向学，由题目便可知此诗是一首勉励之作。删改后的题目只保留了人物和地点，今昔对比的意味被删去，主题模糊不清。

二是根据诗意增加诗题内容，如欧阳修《奉酬长文舍人出城见示之句》改作《春日酬长文舍人出城见示之作》，根据诗意在题目中标示时令。此种情况最少。

三是概括原诗情境，另拟诗题。如陆游《自九里平水至云门陶山历龙瑞禹祠而归凡四日》直接被简化为《山行》；苏轼《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韵，复次一首送赴阙》被概括为《秋日答》。

早期诗歌并无题目，晋代以来，诗题创作走向规范化。到了唐代，“诗题成为诗歌内容准确而有高度的概括，成为诗歌的面目”[⑥]。诗题可以补充说明本诗的目的、时间、地点、缘起，逐渐发展出兼具叙事与抒情的长题。时至宋代，诗题可长至百字，以苏、黄最具代表。诗题中的时间，带有作者个人“纪念日”的性质，地点、事件等元素则可作为诗兴生发的锚点，使诗歌的抒情内容更加具体化、个人化[⑦]。后世读者便能以意逆志，最大程度贴近作者原意进行阐释。卢世潅在抄录诗作时删节、变更诗题，无疑破坏了原诗题的

---

①[明]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②《诗抄》中诗题改为《长安秋夜》。

③[明]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④《诗抄》中诗题改为《午睡》。

⑤[明]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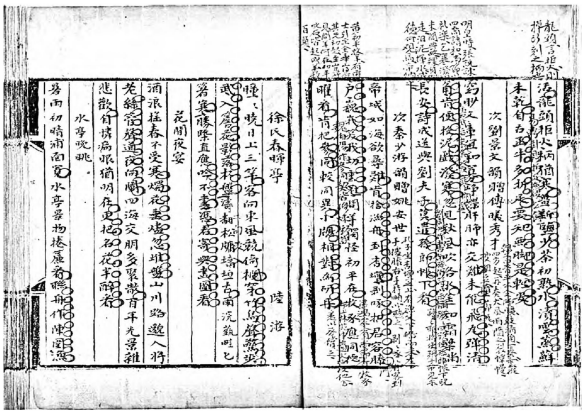
⑥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七章《论古诗制题制序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⑦参见朱刚：《“诗史”观念与苏轼的诗题》，《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68页。

固有信息，不仅造成文献阙误，也增加了阅读难度。

3.纂合诗句

明代宋诗文献零落，每位诗人作品传播情况各不相同，若将今之通行本宋人别集与《诗抄》对校，可以发现有大量龃龉。这些字句差异或源于《诗抄》所据文献版本不同，或是卢世潅主观改动所致。目前可以确定文献来源的是陆游诗抄自汲古阁本《剑南诗稿》，且卢世潅主观改动时常在书中小字旁批“二句换入”“四字换入”等字样，而这些换句基本集中在陆游诗中。因此，本文就陆游诗来分析《诗抄》纂合诗句的情况。



《宋人近体分韵诗抄》书影（三）

最常见的是从陆游诗作 A 中抽取一联，换入诗作 B，如陆游《怀故山》，汲古阁本《剑南诗稿》作：

老怯京尘化素衣，无端抛掷钓鱼几。碧云又见日将暮，芳草不知人念归。

万事莫论羁枕梦，一身方堕乱书围。岷山学士无消息，空想灯前语入微。①

《诗抄》改诗题“春日客怀”，改颔联为：“江山良是人谁在？天地无私春又归。”（按：此联为陆游《车轩花时将过感怀》颔联）。再如，陆游《山园》，汲古阁本作：

买得新园近钓矶，旋营茆栋设柴扉。山经宿雨修容出，花倚和风作态飞。

世事只成惊老眼，酒徒频约典春衣。狂吟烂醉君无笑，十丈愁城要解围。②

该诗颈联、尾联被卢世潅改为：“已为读书悲眼力，还因揽带叹腰围。幽居吟罢浑无事，徙倚阑干送落晖。”“已为读书悲眼力，还因揽带叹腰围”与“徙倚阑干送落晖”三句出自陆游《晚春感事》其三，③“幽居吟罢浑无事”改自陆游《晚春感事》其一“幽居自喜浑无事”④一句。

由以上两首诗可见，《诗抄》改诗支离，近乎将诗人作品拆解后重新集句。而重新集句后的诗意仍然通顺，诗境又不失圆融。首先，这得益于此书分韵编次的体例，选家因此可以找寻主题相似且韵部相同的诗句灵活换用。再者，陆游日课不止一诗，诗歌表达上缺少变化。朱彝尊讥其“句法稠叠”，举例繁多。钱锺书又增补数十例复句⑤。如此多表达雷同的作品，选家便可按己意重新摘句拼合，而不影响诗歌的整体表达效果。

在部分诗作中，《诗抄》不仅更改诗句，还会为更改后的诗句作注。如《诗抄》录陆游《遣兴》：“烂熟思来怕热官，退飞心地喜轻安。舍鱼正可取熊掌，食肉何须知马肝。孤愤书成词激烈，五噫歌罢意辛酸。此怀欲说无人共，安得相携素所欢。”⑥前两联取自《初春遣兴》其一，后两联取自《初春遣兴》其三，将同题组诗离析为一首，并为“热官”“马肝”“孤愤”“五噫”四处作注。再如《诗抄》录陆游《叹老》作：“身历遭回事万

①[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二《怀故山》，第 6 册，第 3076 页

②[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十二《山园》，第 4 册，第 1644 页。

③[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十二《晚春感事》其三，第 4 册，第 1659 页。

④[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十二《晚春感事》其一，第 4 册，第 1660 页。

⑤见钱锺书：《谈艺录》三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321 页。

⑥[明]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端，天教林下养衰残。窥编似是他人作，书卷如曾隔世观。樽酒醉宁嫌鲁薄，釜羹和自絮吴酸。床头周易真良药，不是书生强自宽。”① 颈联摘自《送子虡吴门之行》“尊酒汝宁嫌鲁薄，釜羹翁自絮吴酸”② 一句，改原句的“宁”“翁”为更具艺术效果的“醉”“和”二字，并注有“鲁酒薄而邯郸围”“《曲礼》:客絮羹，主人辞。絮，调也。”③ 如此纂合诗句后作注，显然是选家有意为之。

总体来看，《诗抄》存在的文本窜易问题不容忽视。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明代是宋人诗集传播的低谷期，缺乏可靠的文献来源。二是卢世潅作为闲居的前朝遗民，他选诗并无辅翼政教或举业等用途，只是个人晚年的消闲之选。如前文所言他选《唐律清谣》只是“单取一种娱悦容与之言，以销暇日”④，《诗抄》也是如此。所以抄录时为了省时省力，存在删减诗题、诗句的情况。三是明代窜易文献的时代风气下，卢世潅主动篡改诗作。明代选本中，删改、漏抄原作是通病。申屠青松指出《宋艺圃集》《石仓宋诗选》均存在多处删改，《石仓宋诗选》一卷中，漏抄两句以上的就有 29 首⑤。袁枚《随园诗话》有“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其人才力于作者相隔甚远，而妄为改窜，遂至点金成铁，六病也”⑥，知此风气至乾隆年间仍未消歇。

三、《诗抄》的编选旨趣与明人选诗的“以唐存宋”之风

自《文选》起，古人常常用选本的形式表达文学批评意见。因《诗抄》无序言和凡例，无法直接获悉选家的编选心路，只能从文本内容来获悉《诗抄》的编选旨趣。

今见《诗抄》选宋人 35 家，诗 543 首。其中北宋有张咏、王禹偁、林逋、余靖、梅尧臣、欧阳修、韩琦、苏舜钦、王安石、徐积、王令、苏轼、道潜、孔平仲、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张耒、唐庚、惠洪、晁冲之、孙觌 22 家；南宋有刘子翚、范浚、陆游、范成大、周必大、杨万里、陈造、王阮、戴复古、刘克庄、方岳、汪元量、林景熙 13 家。另附唐白居易诗 1 首，明袁宏道诗 4 首，凡 548 首。在各家选目数量上，《诗抄》表现得极不均衡，以陆游诗作为最多 266 首，其次为苏轼 193 首，再次为范成大 24 首，欧阳修 5 首，王安石、方岳各 4 首，余下各家均不超过 3 首，详见表 1。每一韵部下，先抄苏轼诗、再抄陆游诗、再次为范成大诗，其后分录诸家诗。

表 1:《宋人近体分韵诗抄》选录诗人诗作数量统计

诗人	诗歌数量（首）	诗人	诗歌数量（首）	诗人	诗歌数量（首）	诗人	诗歌数量（首）
张咏	1	王禹偁	2	林逋	2	余靖	1
梅尧臣	1	欧阳修	5	韩琦	1	苏舜钦	1
王安石	4	徐积	1	王令	1	苏轼	193
道潜	1	孔平仲	2	秦观	2	陈师道	3
晁补之	2	张耒	1	唐庚	1	惠洪	1
晁冲之	1	孙觌	3	刘子翚	2	范浚	1
陆游	266	范成大	24	周必大	2	杨万里	1
陈造	2	王阮	1	戴复古	3	刘克庄	3
方岳	4	汪元量	1	林景熙	3		
（附）白居易	1	（附）袁宏道	4	合计诗人（位）	37	诗歌数量（首）	548

从选目数量和编次顺序可见，《诗抄》最显著的编选旨趣为推重苏轼、陆游。其中有当世诗学风气使

①[明]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②[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六《送子虡吴门之行》，第 6 册，第 3281 页。

③[明]卢世潅:《宋人近体分韵诗抄》，台湾图书馆藏朱笔批校底稿本。

④[明]卢世潅《尊水园集略》卷七“唐韵清谣”，《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 册，第 267 页。

⑤参见申屠青松:《明代宋诗选本论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

⑥[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466 页。

然，也与卢世淮个人的文学偏好相关。

晚明以来，文坛流行追慕苏轼之风，李贽、袁宏道、陶望龄、钟惺、谭元春、焦竑等名士都曾参与编选苏轼的诗文选本。天启、崇祯间，钱谦益为拓宽诗学审美和取法对象，鼓吹宋元诗，在唐代之杜甫、白居易外、提出以苏轼、陆游、虞集诸家为标准①。清初费锡璜论其“极称苏、陆，以新天下耳目”②。钱谦益以文坛盟主的身份推动士人对苏轼、陆游的接受，故明清之际效仿苏、陆者比肩。

与之相伴的有力支撑是汲古阁本《剑南诗稿》的刊刻。宋末至明末，陆游诗多依靠选本和文人手抄传播，主要选本有罗椅《涧谷精选陆放翁诗集前集》十卷、刘辰翁《须溪精选陆放翁诗集后集》八卷、刘景寅《别集》一卷三种，弘治年间经冉孝隆合刻为《精选陆放翁诗集》十九卷，辑诗 687 首，不足陆游诗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十五卷本《剑南诗稿》面世后，士人得以了解陆游诗歌全貌，阅读陆诗、学习陆诗的人由此变多。

卢世淮与钱谦益、毛晋交游密切。钱、卢二人早年因注杜订交，其后毛晋将钱谦益《读杜诗寄卢小笺》《二笺》和卢世淮《读杜私言》合刻为《钱卢两先生读杜合刻二种》，以飨世人。崇祯十年（1637），钱谦益因参与复社活动入京受审，途径德州时曾投奔卢世淮。崇祯十三年（1640）春，卢世淮在镇江巡视漕运时邀请钱谦益、毛晋于官舍一聚。顺治三年（1646）钱谦益辞官返乡途径德州，再度拜访卢世淮，期间唱和不绝。卢世淮《上虞山先生》有“摄衽聆微言，彻骨透脑髓。方知有身世，方知有经史”③，钱谦益《次韵酬德水见赠》亦言“炙眉忘艰辛，抗言论文史”④，说明二人曾深入讨论当世诗文。以卢世淮对钱谦益的服膺，加上他对毛晋刻《剑南诗稿》的赞赏，必定会对钱谦益关于宋元诗的观念有所吸收。表现在《诗抄》中，即为苏、陆诗歌数量之和占全书八成，且在每一韵目下都固定编次在最前列。

从具体篇目上看，《诗抄》选诗偏向日常化的写景、闲居等题材，对时局政治关涉较少。

首先来看《诗抄》中苏轼、陆游的选目。苏轼诗歌题材广阔，《南行前集序》言：“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⑤ 而《诗抄》选苏轼诗偏向展现其个人诗意生活，如游赏、饮酒、亲友唱和、赠物等，重在展现苏轼旷达乐观的性格。选目中直接揭露社会弊病的诗较少，偶有一两首借亲友赠答暗含对新法不满的作品，如《次韵子由送蒋夔赴代州学官》⑥ 以“功利争先变法初，典刑独守老成余”赞美蒋夔，讽刺新党的逐利之风。陆游诗题材根据钱锺书先生总结为爱国与闲适两端，《诗抄》选陆游诗，题材以幽居、闲兴、郊行、园中小饮等居多。至于陆游那些爱国忧君、悲愤激昂的诗，无一选入。

再来看《诗抄》选录的其他诗人。宋初诗人中，《诗抄》排除了用事精巧、繁缛藻丽的西昆体诗人，选林逋《平居遣兴》⑦ 和《湖山小隐》两首，王禹偁《题张处士溪居》和《寄润州赵舍人》两首。二人为宋初晚唐体和白体代表，选录的四首诗均是写隐居幽兴。

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继承了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⑧ 的诗歌特色，引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三人诗歌创新与成就主要在古体，近体则继承中晚唐清切平淡、富于情韵的诗风。《诗抄》选欧阳修《下直》《奉酬长文舍人出城见示之句》《初至虎牙滩见江山类龙门》⑨ 等五首，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月夜

---

①[清]李振裕：《善鸣集序》：“虞山钱牧斋先生乃始排时代升降之论而悉去之，其指示学者，以少陵、香山、眉山、剑南、道园诸家为标准，天下始知宋金元诗之不可废，而诗体翕然其一变。”《白石山房集》卷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集部第 243 册，第 696 页。

②[清]费锡璜：《百尺梧桐阁遗稿序》，[清]汪懋麟：《百尺梧桐阁遗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1980 年，第 13 页。

③[明]卢世淮：《尊水园集略》卷一《上虞山先生》，《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 册，第 164 页。

④[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十一《次韵酬德水见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上册，第 370 页。

⑤[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南行前集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 册，第 323 页。

⑥《诗抄》改诗题为《春日闲怀》《春日酬长文舍人出城见示之作》《次子由赠代州蒋教官韵》。

⑦《诗抄》中诗题省文为《闲兴》。

⑧[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上册，第 272 页。

⑨《诗抄》中诗题改为《虎牙滩见江山类龙门》。

独酌》[①] 一首，苏舜钦退居苏州后作的《沧浪静吟》[②] 一首，俱为写景抒情之作。

北宋中后期诗人中，《诗抄》选王安石诗摒弃了他早年“以意气自许”[③]、议论色彩强烈的作品，选择了《寄石鼓寺陈伯庸》《葛溪驿》[④]《九日登东山寄昌叔》[⑤]《江上》[⑥] 四首凄清幽寂之作。又选陈师道《以拄杖供山主二首》其二、晁补之《约李令》《漫成呈文潜五首》其四，[⑦] 晁冲之《和二十二北二首》其二[⑧]，均为绝句，主题不出饮酒述怀，语近情遥。但《诗抄》未选黄庭坚诗，应与当时黄庭坚诗集流传不广，资料不易得有关，倒不一定是刻意删落。

南渡诗人中刘子翚《汴京纪事》有关一代事迹，[⑨] 但《诗抄》并未选入，而是选写与友人雅集的《次韵陈成季郡会》。中兴诗人在陆游外，《诗抄》选杨万里《以糟蟹洞庭甘送丁端叔，端叔有诗，因和其韵》一首，范成大《习闲》《初归石湖》等二十四首，诗歌内容均是围绕诗人个人闲居生活展开，未能有效展现范成大田园诗中的人民生活图景。江湖诗人中，《诗抄》选戴复古《去年访曾幼卿通判，携歌舞者同游凤山，仆有“歌舞不容人不醉，樽前方见董娇娆”之句。今岁到凤山，又辟西隅，筑堤种柳，新作数亭，且欲建藏书阁，后堂佳丽皆屏去之矣。仆嘉其志，又有数语并录之》[⑩]《湖南见真帅》[⑪]《饮中》三首，刘克庄《田舍即事》《陈遂卿隐居》[⑫]《赠徐相师》三首。宋末遗民诗人中，《诗抄》选林景熙《东山渡次胡汲古韵》《神仙隐迹》[⑬]《僧门》三首，汪元量《张平章席上》一首，表达“亡国之戚，去国之苦，艰关愁叹之状”[⑭] 的作品皆不入选。

总体来看，《诗抄》所选多为闲适诗，审美切近淡泊高远的中唐诗风，并不关注宋人在诗学史上的突破与创新，选诗自然难以体现宋人的本来面目。究其原因，是明人对宋诗的片面认知与明代宋诗选本中普遍存在的“以唐存宋”风气。

明初刘崧提出“宋无诗”后，弘治年间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倡言复古，诗必盛唐之上。嘉靖年间，“后七子”继之而起，其领袖李攀龙称“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⑮] 他编《古今诗删》，宋元作品均不收录，直接将宋诗排除出诗学谱系。有明一代，基本笼罩在宗唐诗风下，纵使有人持论公允，比如弘治年间学者游潜云“宋诗不及于唐，固也。或者矮观犬吠，并谓不及元，是可笑欤！”[⑯] 也是在默认了唐诗优于宋诗的前提下，为宋诗挽尊。在此思想下编纂的宋诗选本便采用了“以唐存宋”的标准。如李蓘《宋艺圃集》跋曰：“昔人选诗，取于欲离欲近，故余是编，亦旁斯义，离者离远于宋，近者近附于唐。”[⑰] 声明选诗切近唐音的主张。

晚明公安派以激烈姿态批判复古派取法偏狭，宋诗的艺术价值成为他们有力的持论。袁中道在《宋元诗序》评价宋、元诸君子“其卓然者，才既高，趣又深，于书无所不读，故命意铸辞，其发派也甚远，即古今异调，而不失为可传。”但这不代表他是宋诗拥趸，此序开篇即言“诗莫盛于唐，一出唐人之手，则览之有

---

①《诗抄》中诗题改为《月下独酌》。

②《诗抄》中诗题改为《沧浪亭闲吟》。

③[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419页。

④《诗抄》中诗题改为《客中秋夜》。

⑤《诗抄》中诗题改为《秋日东山寄昌叔》。

⑥《诗抄》中诗题改为《客怀》。

⑦《诗抄》中诗题改为《漫成》。

⑧《诗抄》中诗题改为《席间作》。

⑨[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1页。

⑩《诗抄》中诗题省文为《访曾幼卿新居园亭》。

⑪《诗抄》中诗题改为《赠友》。

⑫《诗抄》中诗题省文为《题陈氏隐居》。

⑬《诗抄》中诗题改为《仙居》。

⑭[宋]李珏：《书汪水云诗后》，[宋]汪元量著、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8页。

⑮[明]李攀龙：《沧溟集·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8册，第572页。

⑯[明]游潜：《梦蕉诗话》卷上，陈广宏、侯荣川编校：《明人诗话要籍汇编》诗话卷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册，第181页。

⑰[明]李蓘：《宋艺圃集》，明万历五年暴孟奇刻本卷尾。

色，扣之有声”。他认为唐诗已将“天地之英华”写尽，宋人接续唐人作诗是处在“穷而必变之地”，这种情况下，宋人“各出手眼，各为机局，以达其意所欲言，终不肯雷同剿袭，拾他人残唾，死前人语下”①。与其说袁中道是从“气运”的角度为宋人辩护，不如说他将宋人求新求变的精神视为易代知己，意在张扬自己诗学观念的正当性。在真正的创作阶段，他仍以唐诗为正宗，指出“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②“三袁”的另一位袁宏道则在《雪涛阁集序》中写道“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③他赞美宋人笔法，可也是从“宋因唐而有法”出发，没有完全跳出宗唐的藩篱。

钱谦益鼓吹宋元诗后，实际的收效并不显著，多数人接受的仍是因袭唐人精神的宋诗，最显著的就是对陆游闲适诗的学习④。清人贺裳云：“天启、崇祯中，忽崇尚宋诗，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间本末也，仅见陆务观一人耳。实务观胜处，亦未能知，止爱其读之易解，学之易成耳。”⑤

把学习陆诗作为进入唐人门庭的路径，在南宋已有。黄升《玉林诗话》中云：“近岁又有学唐人诗，而实用陆之法度者，其间亦多酷似处。”⑥到明末剿袭盛唐进入穷途末路时，学习保留唐人遗韵的陆诗是最为省力可行的方法。故时人学陆诗，“不能得其深厚悲壮，但得其率易”。⑦

在此风气下，卢世潅也未能摆脱时代局限。他虽阅读、抄录宋诗，但依旧以唐诗为尊。他提出自己的诗学审美观：“以老实稳当为至，唐诗之妙不可及处皆极妥、极真而清微变化，天趣溢出，所以独擅千古。”表达了他对稳妥和真趣的追求。他不喜矜才，也不喜过度抒情和雕琢字句。他以中唐诗人刘长卿为典范，认为刘长卿诗情感真挚、造语淡泊，尤其是五言古诗“直举胸怀，无携径造，不虚构，不贪多，穷貌以写真，缘情以定式，自开堂奥，尽扫藩篱”。⑧从诗歌史上看，刘长卿并非一流作手，《中兴闲气集》评刘长卿“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但“思锐才窄”⑨，四库馆臣评其“研炼深稳而自有高秀之韵”“才地稍弱”⑩。但从稳当、不求奇、有韵味这些特点来看，刘长卿却完全合乎卢世潅的审美要求。叶燮在《原诗》中指出，明末以来大批士人因钱起、刘长卿诗“浅利轻圆，易于摹效”⑪，奉刘长卿为正派。卢世潅对刘长卿的称许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由此可见，卢世潅真正推重的是稳妥而不求奇、淡泊而有韵味的中唐诗风，《诗抄》正是他这一审美理想下的产物。

对于陆游，卢世潅虽不吝赞美道“南宋有一人曰陆放翁，真作家也”，但也明言“此不可为吾法而足以备我用”。⑫类似的论调在王世贞评价苏轼时也可以找到：“其诗最号为雅变杂揉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⑬即因为苏诗用事博、好议论，与严羽标举的盛唐格调相距甚远，所以只能用来采摭诗句、启迪灵感，而不能作为全心膜拜的对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诗抄》虽大量选用苏轼、陆游诗，却选目题材狭窄，风格单一。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末清初诗坛对宋诗的喜好和接受，更多是从宋人作品中寻找中晚唐清浅流易的诗风，而非真正去认识宋调。

---

①[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一一《宋元诗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册，第497-498页。

②[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十《蔡不瑕诗序》，上册，第458页。

③[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点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一八《雪涛阁集序》，中册，第710页。

④关于明末清初诗坛对宋诗的接受存在唐诗化倾向，参见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第二章第二节“拨乱反正的钱谦益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2-163页。

⑤[清]贺裳：《载酒园诗话》，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册，第453页。

⑥[宋]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卷十九引《玉林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下册，第602页。

⑦[明]费经虞：《雅伦》“陆放翁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0册，第44页。

⑧[明]卢世潅：《尊水园集略》卷八“刘随州诗抄”，第286页。

⑨[唐]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2册，第140页。

⑩[清]永瑢等编：《刘随州集·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2册，第2页。

⑪[清]叶燮：《原诗》内篇，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页：“近或有以钱刘为标榜者，举世从风，以刘长卿为正派，究其实不过以钱刘浅利轻圆，易于摹效。”

⑫[明]卢世潅：《尊水园集略》卷十二《与程先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册，第383、384页。

⑬[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二《苏长公外纪序》，明万历刻本，第14a页。

结　语

《诗抄》成书于明末清初，正是文人对明代诗歌流弊集中反思的时期。为了拓宽取法范围，宋元诗重新进入文人视野。但是这一时期，多数士人尚不能全面认识宋诗，他们看重宋诗对唐诗的赓续，寻找宋诗中的唐人言语，而抛却宋诗在题材、艺术技法、审美范式上的新创。作为存世明人宋诗选本之一，《诗抄》未能脱除“以唐存宋”的时代风气。全书贯彻了卢世潅推崇中唐诗的审美观念，偏好诗境冲淡闲适、语言平易圆熟的作品。与其他明代宋诗选本相比，《诗抄》的价值不在于辑存文献，而是底稿本容纳了丰富的文学批评形态。圈点、注释、旁批、题跋皆蕴含大量文本信息。尤其是《诗抄》所载的二百多条陆游诗注，填补了清代以前传世陆游诗注的空白。书中的选目、改句也传递出明末清初文人对宋诗的审美态度和学习方式，这为宋诗在后世的传播研究补上了一块重要拼图。

A Textual Research on *Anthology of Rhymed Regulated Verse by Song Dynasty Poets* (《宋人近体分韵诗抄》) Collected in Taiwan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Trend of “Preserving Song Through Tang” in Ming Dynasty Anthologies of Song Poetry

ZHONG 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annotated manuscript of *Anthology of Rhymed Regulated Verse by Song Dynasty Poets* penned in red ink, is one of the five extant anthologies of Song Dynasty poetry from the Ming Dynasty, housed in the Taiwan Provincial Library. It has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over time. This anthology includes poems by 35 poets of the Song Dynasty, totaling 543 poems, with Su Shi and Lu You being the most frequently featured,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selection. Through textual research,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compiler of this book is Lu Shique, a poet from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book was compiled between the 14th year of the Chongzhen reign and the 10th year of the Shunzhi reign. *Anthology of Rhymed Regulated Verse by Song Dynasty Poets* holds Su Shi and Lu You in high esteem and leans towards themes such as scenery and leisurely life. Its aesthetic orientation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middle Tang Dynasty's poetic styl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 clarity, and roundness, reflecting the trend of “preserving Song through Tang” in poetry selection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e manuscript form has preserved the traces of Lu Shique's compilation to the greatest extent, especially the more than 200 annotations on Lu You's poems contained in the book, which fill the gap in the transmitted annotations of Lu You's poems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The annotations, punctuation marks, marginal comments, poem-based critiques, and revised sentences in the book also demonstrate the aesthetic attitudes and learning approaches of scholars towards Song poetr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u Shique; *Anthology of Rhymed Regulated Verse by Song Dynasty Poets*; anthology of Song Dynasty poems; “preserving Song through Tang”; classical poetics

[责任编辑　唐音]